

大新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大新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目 录

- 堪圩起义前后……………覃训口述 梁立整理 (1)
- 创办雷平人间书店片断……………农戈 (4)
- 卢锦荣交枪投诚前后……………李世权 (9)
- 解放战争时期雷平县妇运工作的一些情况……………邓燕 (15)
- 街长抓“逃兵”……………何绍新 (24)
- 敌人袭击暗屯……………黎秀龙口述 梁立整理 (26)
- 才屯人民革命活动的一些情况……………何其宏 (28)
- 李杏锦同志传略……………黄金整理 (30)
- 农军统领马镇武传略……………许玉山整理 (38)
- 我在广西军校前后的回忆……………谢伯达口述黄金整理 (44)
- 我进广西党政研究所始末……………谭刚 (52)
- “天地会”活动概况……………县方志办 (57)
- 桃城话旧……………魏谔 (60)
- 硕龙街的来历……………梁惠安 (62)
- 大新县历任县长简表……………编辑组 (64)
- 大新县戏曲发展概况……………黎浩邦 梁惠安 (69)
- 土司制度下人分等级及其他……………魏谔 (73)
- 我县边境炮台知多少……………黄金 许玉山 (76)

堪圩起义前后

章训口述 梁立整理

一九四五年，我在堪圩小学任校长，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参加竞选乡长。农忠卫（国民党雷平县党部书记长）来堪圩找我谈话，他说：“这次民选乡长，堪圩要你参加竞选。”堪圩有两派：农忠卫较进步，黄希圣较反动。农忠卫讲，“黄希圣要农仁海出来参加这次竞选，想利用派性来推他上台，他可任意作威作福，欺压群众，你一定要跟农仁海竞选，不要怕，当上乡长就有权，可以掌握一个乡的武器，维护你的政权，保护你的生命安全。”我参加竞选是农忠卫授意的，由他去活动。听说，当时农秀已接受共产党分配任务来雷平搞革命活动，与农忠卫取得了联系。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在民选乡长的时候，那个乡要谁出来，他都有计划。堪圩叫我出来竞选是其中的一个，其他乡还有好几个。老实说，我选上乡长后，并不懂什么叫革命。

一九四七年七月，龙州大青山起义成功后，农恒春来到堪圩搞革命活动。首先找到我，农恒春和农忠卫是朋友又是同事，他跟我也相识。他以堪圩的派别斗争引导启发我，他说：“如果两派继续勾心斗角下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有个组织才有力量，要共同反对蒋介石打内战，中国才有希望，人民才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他来了几次，向我了解乡公所人员，谁思想比较进步，他就去找个

别谈话，灌输革命思想。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他到堪圩街召集我、农益民、林美都、黄政、何宁等人，到林美都家开会，宣布成立“马列主义研究小组”。这几个都是乡公所人员，何宁是乡公所的户籍干事；林美都是乡的财保主任；农益民是堪圩乡小学校长；黄政是堪圩街长。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小组是农恒春受农秀委托来组织的。马列主义小组成立后，布置两个任务：一、是团结进步知识青年，传播革命思想；二是利用合法地位，即“白皮红心”做革命工作，串连群众反“三征”。从此以后，凡是征兵、征粮、征税，乡公所都不大管，县政府派人下来，不做不得，就出面管一下。征兵任务下来，我们乡公所人员分头到各村，白天去，不抓一个人。乡队付何汉臣是黄希圣派，很反动，积极抓征兵，他到念典村，阿连是一个独子，他也抓，阿连逃跑，他就押阿连母亲来乡公所。我同阿连是不相识的，但见他母亲人老了很可怜，趁着堪圩街日，我就把她放走了。还有明仕村一个叫何清寿，被抓到村公所来，他老婆刚坐月，家里没人送饭，他老婆和我的岳母有些瓜葛，我便通知岳母给他饭吃，顺便把他带回去。现在，这两个人都还健在。

一九四八年农历正月下旬，左江支队挺进上金县金龙乡，攻打金龙乡公所，震动了整个雷平县，国民党政府加强了防范。农历正月二十九日，雷平县政府派军事科员梁康裕来堪圩清点烙印公私营枪，所有的枪支都打上火印。梁对我讲：“所有民枪、公枪，统统集中到乡公所来。”目的想控制全乡的武器。我讲：“枪支收上来要哪个人来看守，现在登记打印后，谁拿谁管保好了，集中做什么？”我想，情况

紧急，如果不及时搞武装起义，武装就会落到敌人手里，这时，农忠卫在县城接到情报，知道游击队到了金龙，便假装回家搬家到县城来，并请县参议长黎庚尧帮租房子。这样，免得敌人怀疑。他回到家的第二天（三月十一日，农历二月一日），由农秀召集黄水、黄克、农恒春等十三人到堪圩乡岩铭屯农忠卫家集中开会，我和堪圩马列主义研究小组成员全部参加。为安全起见，农忠卫提议，转移到村后岩洞里开。会议中，分析当前情况，大家一致同意搞武装起义。决定派何宁去金龙向左江工委书记黄嘉汇报，要求率领部队来堪圩策应起义。散会后，我和美都、益民、黄政商量分工，掌握好枪支。堪圩乡公所除了乡队付一支以外，还有五支由我们的人各带一支，另外还有公枪十支，群众有十多支。我们分工，每个人掌握几支枪。

二月初二日，是堪圩街土地庙会的日子，又是民仁村、谨汤村歌圩日，群众川流不息。大约下午三点多钟，左江支队来到，何宁带部队从堪圩街后尾转到乡公所。何宁见我，问：“喂！现在部队到了，怎么办？”我说：“来到就好啰！”我所掌握的二十六支枪全部交给部队。过一阵，我就派黄政和左江支队几个战士到松木岭没收恶霸黄希圣、何秀明的耕牛、稻谷和值钱的东西，都集中到堪圩街来，谷物和衣服都分给穷苦的群众。部队驻堪圩街休整两天，雷平敌人来攻打两次，都被我部队打退。初四日上午，在铭江村，黄嘉代表左江工委宣布成立雷平县独立大队。原来堪圩马列主义研究小组的成员都参加，黄政为中队长，农益民为中队付，林美都为排长，我跟何宁参加民运队，跟谭先同志搞宣传工作。初四下午，挺进宝圩街，我们宣传队抬来一张八仙

台，站在台上宣传，有的写标语、贴标语。第二天，敌人来几百人，兵分两路，向宝圩袭击，宝圩战斗失利，我们宣传队跟着左江主力部队撤退。雷平县大队没得到撤退命令，就坚决打，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结果，雷平县独立大队政委农秀、中队长黄政、黄兆品、中队付衣益民、排长林美都和战士黄焕章、农日深等七位同志光荣牺牲了，他们为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我们永远纪念着他们。

创办雷平人间书店片断

农 戈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坚持独裁，消灭共产党，夺取胜利果实，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内战形势日趋严重。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在这形势下，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了传播马列主义，加强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反对内战，在雷平县城（今雷平镇）筹办了一间“人间书店”。

书店设在雷平县城太平北街十字路口，租用居民农希文的一间面积约一百多平方的三角木楼房。地处东西市场之间，南面是国民党县政府及县党部所在地的南街，北通公路，交通方便，人流不息。书店的门板、墙壁全涂上红油漆，朱红的门面写上“人间书店”四个大字，十分引人注目，吸引着广大读者。书店于一九四六年三月筹备，四月初开业，六

月底被国民党雷平县政府查封。

书店创办人农吉汉同志，曾在桂林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毕业，后又入桂林俄文专科学校攻读。在桂林参加地下党员、作家司马文森创办的《文艺生活》月刊工作。他以田野的笔名同刘光馨（笔名咏风）合作，在《文艺生活》月刊上发表《春苗集》等作品。一九四四年二月日寇侵犯桂林，两人从桂林疏散回到雷平县太靖乡渠月屯（农的家乡）。不久，通过在国民党雷平县党部工作的农忠卫介绍到雷平中学任教。到校后，他们依照回乡前司马文森的吩咐，在雷平中学开展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组织学生搞文学研究活动，阅读鲁迅、高尔基著作。农吉汉常常有意识地把他从桂林带来的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借给学生阅读。同他比较友好的李文峰、凌志学（凌戈文）、黄必贵、黄华兴、马孟群、何介候、农郁祥（农戈）等几个学生，从他那里读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由于他平易近人，生活朴素，思想进步，乐于助人，又有学问，很受学生尊敬。

一九四六年三月。根据革命形势的有利时机和教师、青年学生的迫切要求，农吉汉决定创办一间书店。并以太靖乡中心小学校长农世丰（农夫）、太靖凌顺华、雷平学生李文峰（李凤）、太平街梁玉明（广西学生军回乡）为主要成员，分头在小学教师、社会青年、雷中学生中开展筹集资金活动。农吉汉在雷中亲自主持召开学生座谈会，会上，他分析了国共重庆谈判后的国内革命形势，阐明创办书店的意义，并提出集资入股的办法，号召到会同学踊跃参加。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荣圩乡的李文峰（初中一班）、马孟群（初中一班）、何介候（初中二班）、太靖乡的黄必贵（初中一班）、

共和乡的黄华兴（初中一班）、维新乡的赵光德（初中一班）、芦山乡的闭尚贤（国中十班）、堪圩乡的农郁祥（初中二班）、李仲民（初中一班）、宝圩乡的农志景（初中一班）、农民富（初中一班）。会后，与会学生纷纷回家筹钱入股。何介候回家打通母亲（父亲已去世三年）将家里的一头二百六十多斤的大猪出卖拿钱来带头入股。农郁祥也跟着回家卖掉一头一百八十斤重的肉猪拿来交给农吉汉。尔后，雷中许多进步学生也都相继入了股。雷中学生自治会总务股长覃建业（覃普），还从学生会会费中拿出一百多元关金（国民党纸币），作为全校学生对书店的赞助。在小学教师、社会进步青年和雷中学生的热情支持下，很快筹得一批资金。五月下旬，梁玉明前往南宁，通过各种关系，购进大批进步书刊和中学课本、文具。与此同时，农吉汉又通过桂林的老关系，向桂林“天山书屋”邮购一批刊物。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各项工作基本就绪，将书店定名为“人间书店”。四月初，书店顺利开张了。

书店门市部公开摆卖《新华日报》、《展望》、《民主周刊》、中小学课本、《升学指导》和文具用品。在柜台后秘密出售《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新经济学讲话》等革命书刊。各种进步书刊吸引着广大读者特别是小学教师、社会青年和雷中學生。闲日门庭若市，坪内店内水泄不通。随着进步书刊销量的增加，革命思想的传播，人间书店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从而惹怒了国民党县政府。六月底的一天圩日，雷平县长邓赞枢带着民政科长李锦闾入书店。东张西望一阵，就指着正在帮卖书的几个雷中学生骂道：“县政府在南街已办了‘文化社’，又有棵坡街的刘汉波书摊，

你们学生还办什么书店？”又指着摆进步书报的案台说：

“这些货是违禁品，你们知道吗？”说完扬长而去。当晚，雷中自修下课铃响后，何介候、农郁祥快步赶到书店值班。六月的天气，闷热使人难受，两人便把书店大门关上，出街走一走。漫步棵坡街、逛逛东市场、转到东街十字街口，各喝一碗豆浆后，回到书店已是十二时许，刚熄灯上床，突然有人叫开门，细听声音很熟，何介候当即掌灯开门，进来的是县政府合作指导员、农吉汉的好朋友虞克韩。他以催促的口吻说：“农忠卫要我转告你们，县政府已派人在今晚来抄你们书店，要抓人，你们不能久留此地，能带走的书刊都要带走。”讲完，他转身就走。何、农两人二话不说，把书刊装进两个有盖的箩筐，各扛一筐，三柴并作两步地跑到东市场的福祥客栈（梁玉明父亲开的），客栈灯火未熄，门还半开着，两人直登上二楼，在二楼一个角落里放下箩筐，便在地板上提心吊胆地和衣而睡。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即把书刊交给梁玉明，然后返回学校。确实，当晚县政府派警兵包围了书店，抓不到人，就砸烂招牌，搬走各种图书杂志和文具，封闭了书店。

书店被封不久，农吉汉、李文峰发动和领导了雷平中学学潮、暑期小学教师“抗训”的斗争。在斗争胜利声中，农吉汉、李文峰、梁玉明、农世丰，被迫离开雷平，出走广东，农吉汉到广东曲江（韶关）之后，来信告诉我们，人间书店的进步书刊，已赠送给太来北街农秀了。

注：

（1）农吉汉（农民）：一九四七年十月，在广东参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工作。解放后，曾任华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党委办公室主任（已故）。

（2）农世丰（农夫）：一九四七年十月，在广东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工作。解放后，曾任县长、韶关市财政局长（离休）。

（3）李文峰（李风）：一九四八年三月，在广东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工作。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副主任（已故）。

（4）梁玉明，浙江省海宁县工交局离休干部。

（5）刘光馨：广东韶关人，历任中学教师，抗战时期，任雷平国中教师。

（6）虞克韩（孙）：龙州县人，一九四七年七月，参加大青山起义，曾任龙津县民主政府副县长，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7）农忠卫（周）：一九四八年三月，参加堪圩起义，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左江支队雷平县大队大队长、雷平县民主政府县长。解放后，任雷平县人民政府县长、大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已故）。



卢锦荣交枪投诚前后

李世权

1949年农历二月，我当小学教师。五月初，调当雷平县民众自卫总队常备大队第二中队中尉政治指导员。中队部设在太平西街的一间民房。五月初四晚，天气很热，蚊虫嗡嗡吓人。我无事可做，放好蚊帐，在床上胡思乱想。这时，大队部副指导员梁组枢背来一支新模范枪和几排子弹放在我床前的桌子上，他揭开蚊帐叫我起来，轻声地对我说：

“现在重新整编一个分队，人枪约四十，配一挺轻机。分队长是邓学海，分队副是李玉廷，由副总队长卢锦荣（过去喊贺副司令）率领，迁入游击区，正编与游击队对抗。现在，大队部和政工室决定，调你任这个分队指导员，就要随部队出发，你不要推诿不去。”同时，他用手点水在桌上写：

“出去有机会要找上周（农忠卫）、水（黄水）、克（黄克）、那（李那）联系。”当时我有话也不能说了，便背上枪和子弹，把小袋装好两套衣服，同他一起出来到西市场的棵龙眼树底下，部队已经集中了。

当我走进队伍时，邓学海见我背枝模范枪，他即拿去和一个士兵换要一支土造手提枪给我。不久，卢锦荣来了，马上叫集合，讲了一些简短的话后，就命令出发。我就是这样当上分队指导员的，连分队有多少人，士兵的姓名都不知道。

五月初四晚，大概九点钟左右，由太平西市场绕道过共和、逐卜去宝圩，整整走了一夜。初五天亮后，才抵宝圩街。因为走了一夜路，我觉得很疲倦，便在宝圩街的戏台上休息。我已睡着了，卢锦荣前来叫醒我去他家吃凉粽。我谢谢他的好意不去，继续睡下。到了十一点钟，部队煮好饭菜，才叫我起来吃午饭。

饭后，已是正午时分了，卢锦荣带他的勤务兵及几个亲信前来命令出发。我们在炎热的太阳底下向芦山行进。走了五六华里后，卢叫不走公路，以扫荡式的穿杆公路两旁的村庄。卢在这一带村庄熟悉不少人，想在这一带村庄向群众了解游击队的情况。但过了一村又一村，总找不到一个群众来谈话，一直走到下午三点钟后，才到芦山乡公所。

我们的目的，就是在芦山乡公所驻兵。但到了芦山，见乡公所没有人住，群众也少了，大部份房屋都关闭了门，只有几个老人，卢锦荣见到这种情况，觉得要在芦山驻兵，很难找到米来煮饭，加上芦山地形是四面受敌，不好驻兵，叫我们暂时休息烧开水饮。到了下午四点钟左右，卢和邓学海谈了一些话后，便叫集合转回逐助屯。

逐助屯是三面环山，十多间房屋，梯形式的起在山腰底下。屯前有很多竹木，又用竹木在屯前围了闸，中间只开一个门出入。我们进去后，幸好卢锦荣的朋友李文展在家，他知道卢带兵前来，便出来接见，招呼卢到他的家去，卢的勤务兵及几个亲信也一起去。我和士兵们在竹林底下休息，不多久，就得到米来煮饭了，下午六点钟左右，士兵刚吃完饭，我和邓学海、李玉廷还没有吃饭，突然游击队在屯前包围了，向我们开枪射击，当场打中警戒士兵的脚受了轻伤，

其余士兵慌张地向山上跑去。这时，卢锦荣和他的勤务兵还在李文展家吃饭，听闻枪响，也跑上山去了。我和邓学海还在群众家，分队副李玉廷是轻机射手，随即架起轻机，只打了一发子弹，便发生故障。我距离轻机枪不远，即跑过去叫他不要还击，把轻机随我拖入一块大石头底下躲起来。这时天已黑下来了，游击队的枪声久不久响一二枪。因我和李玉廷还没有吃饭，邓学海便叫我两人吃饭，在战斗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敢在屯里吃饭的，邓即把饭菜拿到大石头底下来吃。我只吃半碗饭就吃不下了，心想，这次是投向革命的最好机会，想把这挺机枪拿出交给革命，又怕卢锦荣对我有恶感。因为过去我和他有仇恨，在1948年农历四月中旬，雷平武装起义后，他带两班伪警兵在夜间来围捕我，我被他们绑上后，他把伪县长给他的手令打开给我看：“李世权共匪重大嫌疑，奉命拘捕归案。”次晨押我到县监狱，用铁链把我的手脚锁上。所以我得小心，没有打定主意之前，需要拉紧邓学海（邓是梁明伦的女婿，是梁薰枢的堂姐夫，过去我和他是相识的，都是称兄道弟，什么话都可以谈，他是有几分听信我的），我们在吃饭时，便对邓学海说：“现在我们被游击队包围了，不知道游击队有多少兵力，卢锦荣很可能趁夜间突围，你不要随从他，等天亮我自有办法，突围出去有生命危险。”（当时李玉廷也在场）他没有反对意见。不久，卢锦荣来找见我们了，他开口便说：“今早真是不好兆头，开凉粽吃是半生熟。”我即回答说：“枉费你这么大年纪，如此大的不好之兆，今天应该不要出来，要是今早我去和你吃凉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一定阻止暂不要出来。”继而，他没有商量的语气，马上叫邓学海把士兵集中，准备

布置突围，邓说：“现在士兵散在山上，刚才只能找到几个，已布置他们守好闸门，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吹哨子，又不能大声叫喊，叫我怎么办？”李玉廷说：“这挺轻机有毛病，不能打了，现在天黑不能拆开来修。”我又说：

“我们不知道游击队有多少兵力，要突围出去，从这里到宝圩十多二十华里，人家埋伏在公路两旁，几多人不够死。”他听了我们的话，知道我们不愿意突围，就叫来两个士兵，带枪从山后摸出，连夜赶到县城报请援兵来解围。这两个士兵去后，我们各自找地方休息。

初六日上午八点钟左右，有一个群众脱光上衣，只穿一件短裤，举手拿一封信，向闸门走来，警戒的士兵便前去接要这封信交给邓学海转来给我，卢锦荣等在山上看见了，也下来，大家把信拆开，内容是促我们缴枪投降，写信人是“项”字，我们不知道“项”是哪个的代名，我当即复信，要见周、水、克、那等人方可决定。卢锦荣也同时复信，必须要见到农忠卫，否则不能缴枪。信发出后，卢还想援兵来解围，就派他的亲信上山顶去瞭望雷平方向，看有无援兵来。可是，已是下午三点钟了，山顶上士兵下来报告说：“雷平方向不见有人，但在堪圩方向的远远田边好似背枪的很多，来来往往。”卢听了报告，更使他心神不安，垂头丧气的坐下来沉思。

到了晚上，卢见没有援兵来解围，大失所望，又来找我们，他对我说：“过去，我和你都是同情革命的，我与农忠卫有过联系。”我当时抓住他所谈的话，不怕他对我有恶意，便说：“既然我们过去都是想投向革命，今天在被包围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可说，我们就在此拉起白旗，缴枪投

降，相信共产党是不会杀害我们的。”我提出要拉白旗，他没有反对。于是，大家便谈缴枪投降后的去向问题。

初七天亮后，我们还没有作任何准备，又有群众送信来。这次送来两封信，一封是项同志，内容同昨天那封不大差别，也是敦促我们投降，另一封信确系农忠卫的亲笔信，内容是绝对保证我们官兵的生命安全，还指名要李世权出来做谈判代表。我们看完农忠卫的信后，确定是农忠卫笔迹，卢锦荣没有什么怀疑了，便同意我出去谈判。我叫邓学海马上把枪枝弹药集中好，卢锦荣还拿十张纸出来打算把枪弹列册点交。

我来到离逐助屯不到半华里的公路旁，和凌卓连同志见面握手后，便开始谈判。凌卓连提出要我一定做到几点：

1、把枪枝扎好，子弹装好；2、把士兵集队好；3、交枪时间不超过十点钟。我便接受转回，有八个群众扛着扁担随后来，很快地把枪弹挑去，卢锦荣想列册点交已来不及了。所交出的枪有捷克式轻机一挺、桂西驳壳二枝、土造手提机一枝、长枪大约三十六枝（实数记不清了），各种子弹也记不清了，我们就是这样交枪投诚的。

群众把枪挑出来的同时，我们也跟随了出来，见到了项同志，谈了十多分钟的话，主要就是谈用投降名义或是别的名称。我当时提出，要用投降的名义，我们的家属难免受国民党反动派毒害，最好用俘虏名称，他们就无可奈何，结果确定以俘虏之名。所以当时的左江报头版大标题刊登：生俘伪副司令卢锦荣、伪指导员李世权的消息。

谈话后，由凌卓连同志带我们到板涯屯，由覃训同志主持，摆好十桌饭菜及酒招待我们。覃训同志见到我说：

“你看我们的群众多热情！”吃饭后，士兵另集中，有同志动员遣送他们回家。卢锦荣、邓学海、李玉廷的去向我就不知了。有一位同志带我到板蕨屯去见项同志，他问我用什么来代名，我说过去用过“云流”代名，不要了，改要“日”字来代名。项同志马上给我写介绍信，说：“这封信是介绍你到越南那沛村左江报社来往吃住，你一定要去了解硕龙那边的情况。”而后由一位交通员带我向越南方向走，从此我就真正参加了革命。邓学海参加了凌卓连同志所领导的武工队，后来见卢锦荣、农春旭、阮鹏飞、何孙仲、赵景德都在左江报社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

雷平县妇运工作的一些情况

邓 燕

按：邓燕同志原任崇左县劳动人事局付局长，已离休。

一九四九年农历五月底，我在龙州县罗回乡工作。独山战役后，掩埋了战友亲人的尸体，左江地委领导梁游同志来到罗回，找我和卢英同志谈话，征求意见，他说：“雷平县妇女干部少，组织研究调你们两人到那边工作，你们有什么意见吗？”我们异口同声表示：“服从组织分配”。

把工作交代后，第二天早上，梁游同志和他的保卫员诚带领卢英和我，一行四人，从龙州罗回徒步向雷平出发，路经科甲、武德、金龙、逐卜，第三天才进入雷平县宝圩乡上甲一带。

我和卢英在板桥住了两天，复由周同志（农忠卫）送我们到堪圩黄奇同志的家，见到雷平县委书记项伯衡同志。他向我们介绍雷平县的工作情况，特别讲妇女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欢迎我们到雷平帮助开展妇女运动工作。

一九四八年三月，堪圩起义成功。游击队挺进宝圩街时，在宝圩打一仗失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我游击区搞“五户联保”，扬言一户通匪，五户同罪，勒令游击队员家属要自己的亲人出来自新。但受过革命教育的妇女群众，不受敌人的胁迫利诱，不但不叫亲人投降自新，反而秘密送饭上山支持游击队坚决革命。如游击队员农恒春的爱人黄云英、